

先胜

王强

《圈子圈套》作者

心机不如先机！

先人一步，才能大局在握
先胜，才能完胜！

商战版
《纸牌屋》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014058855

I247.5
3788

先胜

王强 著



I247.5
3788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net.cn>



北航

C1746167

0140288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胜/王强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59-8963-4

I. ①先…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219号

先胜

著 者: 王 强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刘 旭

特邀编辑: 任 菲 朱文婷

封面设计: 宋 璐

终 审 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郭 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7

传 真: 010-65933115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E-mail: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90 1/16

字 数: 309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963-4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说到商战，人总讲厚黑，讲心机要深下手要狠。很少有人意识到，成与败之间，差别其实仅仅在一小步。这一小步是什么？

商场中的谋略并非深不可测，摸爬滚打久了一定能摸出门道。高手总能处处比别人先想到一步，并且想得更缜密，在别人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将局布好。真正的高手，有先见之明，把握先机，先发制人。

先胜一步，全局尽握。输赢，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每天早上云蔚从地铁车厢里挣扎出来跳到大望路站台上的那一刻，都仿佛被挤压成了一张相片，而这天她感觉格外惨痛，因为这回被挤出来的“相片”是张“侧影”。相片加工流程的起点是传媒大学站，当时云蔚刚被裹挟进车厢正奋力把包扯回怀里，忽然发觉有些异样，贴在近旁的两个男人都不时瞟一眼她的脸，随即就把视线下移寸许，神情专注而肃穆，像是在研究心仪已久的豪宅户型图，虽然只是两房一厅。云蔚心里一紧，尽量自然地把右手提上来，装作整理一下项坠的位置顺带着摸到衬衫的领口。果然，胸前的那颗扣子没了。云蔚忙揪住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想把两边的领口拽到一起扣上，就在将要把扣子塞进扣眼的时候，这颗扣子也掉了……

直到大望路云蔚的右手都没敢离开过片刻，手指把领口捏拢在一起，手心里攥着一颗扣子，手腕按在胸口，双肩下意识地往里裹紧，明明是夏末，倒像时值寒冬一般瑟缩着。车一到站，左手护包、右手护胸、双肩紧缩的云蔚再无其他开路工具，只好把脑袋像楔子一样扎进人丛的缝隙中，身体两侧就像是被轧辊倾轧着，一路挤将出来。

云蔚从人流中闪出来躲到一个拐角处，跺了跺双脚，把肩膀展了展，左右晃了晃脑袋，太阳穴生疼依旧，但好歹总算把自己重新收拾成人形。抬眼一看，出站的扶梯又坏了，人们哐哐地向上走，把扶梯跺得山响。云蔚在心里恨恨地骂一句，右手依然捂在胸前，汇入人流向D出口走去。

从D出口快步走到云蔚上班的写字楼用不了五分钟，早晨快八点半的时候大堂里的人不比地铁站台上少，电梯里也不比地铁车厢里显得宽松。云蔚看到几张同属冠驰汽车公司的熟面孔，有销售公司的也有知识产权部的，但她不想打招呼，

好在那几个人的注意力也不在她身上，全电梯的人都无语伫立，聆听着一个小子忙活，他一手拿个塑料袋，一手拿个塑料杯，“吧唧”咬一口包子，“吸溜”嘬一口豆浆，很快全电梯的人就都知道了，包子是猪肉大葱馅儿的。

到了十七楼，云蔚一步蹦出电梯就往办公区的深处跑，一路上没有谁留意到她，旁人都在自顾自地忙，似乎一大早在公司里有女孩掐着自己脖子飞奔完全算不上什么风景。云蔚冲到自己的座位前，把包撂在椅子上，一边喘气一边单手在桌上翻找，又拉开抽屉刨了刨，一无所获。失望之余她挺起腰扫视一眼周围，法务部的其他几个人都还没到。云蔚走到几步开外的一张桌子前面，伸手正要触到桌上的文具匣，忽然听见桌子底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吓得手禁不住抖了一下。

惊疑间，从桌子下面先露出一个弓着的后背，然后是一个梳着马尾的后脑勺，正嘟囔着：“臭保洁的！看我怎么收拾……”脑袋转过来，是一张因为窝在桌下憋得有些泛红的脸，这人显然没想到桌前正无声地立着一个人，顿时惊叫一声“妈呀”，脸色立刻由红变了紫，等她看清对面便把手上的一双高跟鞋啪地放到桌上，厉声道：“臭云蔚，你想吓死人不偿命啊？！”

云蔚也刚回过神来，忙一脸歉疚的样子说：“我是想问你……星儿，你有别针儿吗？”

隋星一边把脚上的凉鞋脱下来换上高跟鞋，一边自说自话：“这个臭保洁肯定是成心的，每次吸尘都把我的鞋捅到桌子底下最里面，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哎，你要别针儿干吗？”

云蔚红着脸，右手缓缓地从胸口移开，隋星定睛一看就叫起来：“哇！你有事业线耶！”

云蔚忙又把手捂上，咬牙切齿地说：“线你个头！现眼还差不多。别废话了，快点儿把别针儿给我。”

隋星笑嘻嘻地把文具匣打开，问道：“你自己没别针？还找我要？”

“有，都太大了，太明显，衬衫上挂着个大别针，像什么啊。”云蔚再次把手拿下来，摊开手心，露出一颗扣子，“你说 ZARA 的质量怎么这么次，头一天穿，两个扣子就掉了。我也是的，什么颜色不好非买黑的，真是自找，可 ZARA 净是黑色系……”

隋星白了云蔚一眼，撇了撇嘴：“行了啊，不带这么夸自己的，知道你白。”她

又翻找了一会儿，拿起一枚大别针递给云蔚：“我也只有这种，我领的文具都一视同仁发给你们了，你以为我还有私房货呀。”

云蔚接过别针，穿到第二个扣眼里挂着，一脸无奈地望着隋星。隋星也皱着眉说：“事业线是看不到了，可这别针儿也太显眼了。哎，对了，用那种双面的胶带纸成吗？把那儿粘上，”她指一下云蔚的胸脯，“什么都看不到。虽然缺了颗扣子，但总比当哪个别针儿强吧。”见云蔚不置可否，她接着说：“HR 的毛文迪那儿就有，上次我去送文件，看她正往员工档案上贴照片，我说如今都数码了，电子版多省事啊，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你还不知道咱们冠驰的名言呀——再先进的机器也不如人可靠……”

“再可靠的机器也不如人便宜！”云蔚笑着和隋星齐声说道。

隋星已经拿起座机拨了号码，声音变得愈发的嗲：“毛毛呀，亲一个，是我，星儿，双面胶带纸你那儿还有吧？我现在过去拿好不好呀？”

电话里传出急促的声音：“哎呀不行不行，忙死了，正乱着呢，你找别人问问。”

隋星显然没料到会是这种回应，愣愣地看一眼云蔚，又问对方：“怎么了毛毛？什么事儿急成这样？”

“还不是你们法务部的事。哎行啦我不和你说了啊，我们头儿又叫我了。”

隋星放下电话，和云蔚面面相觑，过一会儿才既像是问云蔚又更像是问自己似的喃喃道：“法务部的事？法务部能有什么事？再说，咱们法务部的事我会不知道？”

像是回应隋星的问题似的，旁边的一扇门恰在这时“吱呀”打开了，那是法务部办公区唯一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从门里稳稳地走出一个男人，头稳稳地转向这边，目光停在云蔚身上，脸上漾起一丝笑意，抬起手，手心向上，单单翘起食指对着云蔚钩了钩，不等云蔚反应就已经兀自转身，稳稳地隐回门里去了。

二

离冠驰汽车所在的写字楼不远就是万达索菲特酒店，在二十楼的一间套房里，此刻正有一伙人在议着什么。外间的长沙发上挤着三个人，年纪都不大，绒布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的另一位看上去岁数大些，还有一个毛头小伙子干脆盘腿坐在椭圆形玻璃茶几旁边的地毯上，不算很大的茶几上放着四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围出来的地方搁着五部手机，像是都已被置于关机状态，另有一些满是图表和文字的 A4 纸杂乱地摊在上面。单人沙发上的显然是主事的，他冲长沙发上被夹在中间的女生点头示意：“Angela，你接着说。”

安吉拉的语速很快，但透出几分紧张：“大副，您刚才提到的几方面问题我在乖娃童车也都遇到了，感觉我好像变成消费者协会或者‘质量万里行’的人了，可能这是大众消费品行业的共性造成的吧，投诉数量虽然很多但非常分散，纠纷虽然不断但都属于鸡毛蒜皮的小 case。我发现乖娃童车值得咱们介入的案子少之又少，只有两起还算得上比较严重，一个是小孩的手指被链条夹断了，一个是车上的织物阻燃系数不够高，导致小孩被烧伤……”

“童车算什么，你这可真叫小儿科了。”坐在地毯上的小伙子忍不住打断道，“比起我手上的冠驰汽车……”

“小葛！”被称作大副的人嗓音低沉，但不容置疑，“汽车行业的情况等会儿再说。”然后转脸看着安吉拉，安吉拉却只是摇摇头，意思是自己已经没的可说，大副又瞥了小葛一眼，小葛正百无聊赖地用手指勾画着地毯上的花卉图案，之前托在双腿上的笔记本电脑不知是因为太沉还是太烫已经被撂到了一边。

大副点评道：“童车这类案子很典型，和奶粉、保健品一样，也许更适合消协或者维权律师去参与，而不是我们。我们考虑是否投一个案子与律师考虑是否接

一个案子，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以前可以只惦记什么服务费、风险代理费，其实那些只能算是劳动所得，我们现在要的是投资回报！所以，不能只盘算跟这家企业打官司能不能赢、费用能不能收到，而要用投资家的眼光去审视、去评估，要看这家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规模、是否已经上市、在哪里上市、有没有海外业务、所在行业的特征和前景等等。”

“那医患纠纷是不是都不该投？”坐在安吉拉右手的男士插问。

“不投！”大副很干脆地一摆手，“至少在现阶段不投。医改还没有完成，公立医院究竟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都还模糊着呢，向百姓收钱的时候它讲盈利，向政府要钱的时候它讲公益，公立医院的经费要靠各级卫生系统拨款，而卫生部的经费来自于国家财政，我们总不能一上来就跟国家打官司吧。”

“那针对民营医院的呢？像几家男科医院都有官司。”那人又问。

“也不投。眼下的民营医院、私立医院规模都太小，年利润以咱们的标准来看只能算小本营生，一家医院的全部资产恐怕都抵不上我一个案子的标的额。”

安吉拉左边的男士笑了：“那我跟踪的这个大，五百强里它数一数二了，黄海钻井平台漏油污染的案子我一直在关注，那些渔民和养殖户的集体诉讼是由几个维权律师在搞，其实咱们出手更合适，可问题是，它是不是有点儿……太大了，和它打官司其实也就等于和国家打官司吧？”

大副往前欠了欠身子，把电脑扣上，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是简单的敢不敢的问题。那几起诉讼包括整个事件从头至尾媒体的口诛笔伐都只针对外方公司，却不针对涉案的中资公司，他们这才是因为不敢。其实前几年的松花江水体严重污染不比这次事故的危害小，但当时不仅媒体不敢像这次这样咋呼，更没人敢发起集体诉讼，因为那起事故的罪魁祸首不是外资公司，没有外方可以拿来当挡箭牌、替罪羊，当然啦，也许不是不敢，而是不能。”大副口气一转，“但咱们之所以眼下不去搅这潭浑水，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不适合。”

“投资回报还不够大？”安吉拉忍不住发问。

大副扫一眼四个年轻人，说：“雪佛龙在厄瓜多尔遭遇的诉讼，我对你们每个人都讲过，而且不止一次。雪佛龙大不大？够大的吧。厄瓜多尔穷不穷？够穷的吧。但有一家公司却甘愿出资数百万美元，替几十户大字不识的亚马孙土著打官司，向雪佛龙索赔一百八十二亿美元！——这家公司叫什么？”

小葛忙举起双手挥舞：“叫‘伯’什么来着……”安吉拉早已抢先答道：“Burford Capital！”小葛顿时泄了气。大副笑了：“小葛，你就别伯呀父呀的叫了，讲起英语的东西来你比 Angela 要慢好几拍。”

“英语不行但咱会拼音呐，再说如今我已经进步多了，”小葛颇不服气，“当初我第一眼看到她原先的名片还特纳闷，挺白净的女孩怎么叫‘安哥拉’呀。”

那两个男生不禁放声大笑，被他俩夹在中间的安吉拉紧抿着嘴怒目瞪着小葛，小葛若无其事地干脆在地毯上侧躺下来。大副无声地扭脸看了眼落地窗那边，那里似乎有着某种神秘莫名的力量，两个男生的笑声瞬间戛然而止，小葛也立时坐正了。静了片刻，就仿佛这个小插曲从未发生过似的，大副冒出一句豪言壮语：“咱们的目标，就是要做中国的 Burford Capital，在中国成就一番替天行道的壮举！”

“那为什么不出手？”小葛的口气简直是质问。

“因为我和头儿算过账。”大副盯着小葛，“这次黄海漏油的危害主要在于近海养殖业和渔业，无非是养殖户和渔民的收入受到了损失，顶到天人家最多也就赔你一年的资金投入再加上你一年的预期利润，连本带利才有多少？每户直接经济损失有两三百万了不起了吧。钱多钱少还在次要，关键是这个账三笔两笔就算清楚了。我们做投资讲求的是什？想象空间嘛！账都算清楚了，下无保底上有封顶你还能想象出什么来？！所以这案子还是留给维权律师们去折腾吧。”

安吉拉左边的人问：“那不用我再跟了？”

“当然要跟！油气巨头的官司一定有得打，吉林、重庆、大连，它们的故事还少吗？以后还会状况不断，这里面一定就有咱们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副似乎忽然想起什么，转过脸冲着落地窗的方向说道：“头儿，别光听我们瞎扯啊，您过来给我们点儿教诲吧。”原来此刻这间套房里还有另一个人，第六个人，这个中年男人一直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静静地伫立在落地窗边，向西望着川流不息的长安街。听到大副的话，这个人扭头向沙发这边看了眼，又把目光移向窗外，说：“每次看着这些大排长龙的车流我就想，所有人都在纷纷攘攘为了名利奔波，结果肯定就是四个字——遍地官司，这得有多少机会等着咱们去投。”说完才移步向沙发走来，大副已经站起身，安吉拉反应最快，忙几步跑到书桌那里拉过来一把椅子。“头儿”先按住大副的肩膀示意他仍旧坐在单人沙发上，自己在椅子上坐下，望着小葛说：“讲讲冠驰汽车吧，我看你是等不及了。”

三

云蔚虽然顷刻间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开始不舒服，但还是快步跟进去，没话找话地说了句：“奚经理，您总是来得最早啊。”每当奚经理冲她食指一钩，云蔚都有种无以名状的难受，仿佛整个五脏六腑都被那根食指幻化成钩钩给钩了出来，令她像反胃一样开始恶心，还有点发冷。云蔚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奚经理不能简单而平常地招下手、点下头或者干脆叫她名字，就像他召唤其他人一样，也不止一次打定主意不予理会，但奚经理每每都是这样习惯性地食指一钩，而云蔚每每也都习惯性地一钩即来。

奚经理已经坐回自己的皮椅，先示意云蔚把门掩好，然后笑着说：“你来得也不算晚，一大早就在外面唧唧喳喳的。哎，怎么没见吴雅静？又请假抱孩子去医院了？”

“吴姐去安徽金寨取证了，”见奚经理有些发怔，云蔚接着说，“就是那个刚提了新车结果连人带车翻到沟里去的案子，告咱们冠驰刹车和方向都有问题的，事发地点叫什么来着……好像叫双河，在 210 省道上。”

奚经理苦笑着摇摇头：“都被逼得把车卖到那么犄角旮旯的地方去了，销售公司那帮兄弟真不容易。唉——今年要想增长百分之四十，恐怕……侯董他老人家的目标未免太宏伟了一点……”

似乎意识到有些失言，奚经理忽然打住了，云蔚忙乖觉地把话题拉回来：“本来律所的人说他们派人去就行了，是您坚持应该有咱们的人全程参与的。”

奚经理点点头：“吴雅静还老大不乐意，挑肥拣瘦的，问怎么不让你去，说我……”话音又忽然顿住，改口问：“对了，小温呢？”

云蔚纳闷奚经理今天好像有些反常，要么口无遮拦净说些与身份不符的话，要

么心不在焉问的问题倒仿佛云蔚是法务部经理。她只好回答：“哦，温连荣说是去二中院，有一起合同纠纷可以立案了。”

“嗯，你呢？手头上在忙什么？”奚经理把身体在椅子上扭了扭，端详着云蔚。

云蔚立刻站得更挺更直，答道：“我现在手上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为月底要召开的董事会起草各项决议草案，应该会在今天下班前交给您审阅；一个是协调销售公司、财务部等相关部门，针对经销商退网的流程进行一下梳理，形成一份操作规范，补充到经销商管理制度中去，上午会跟几个部门的人再开一次会，操作规范我起草好以后会先送给您看，等您修改完后再由您发给其他部门负责人和段总。”

奚经理看上去挺满意，点头说：“经销商退网，确实需要把流程规范一下了，市场不见好，经销商不愿意再卖冠驰的车，退网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依我看这既不是个别的也不是短期的，我听说山东有家挺大的经销商也嚷嚷要退了。退十家还是退一百家都不关咱们的事，那该销售公司的人发愁，但是如果流程不清晰不规范，为以后埋下纠纷隐患，那就是咱们法务部的责任了。”

云蔚除了一再称是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她总觉得奚经理叫她进来不单单是想闲扯这些。果然，奚经理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她，问：“云蔚啊，你来咱们冠驰多久了？”

“一年两个月零七天！”云蔚朗声作答。

“呵呵，记得这么清楚，看来是度日如年，数着日子想远走高飞呢吧？”奚经理调侃道。

“不是不是。冠驰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嘛，当然刻骨铭心啦，是您当初‘面’的我，现在还历历在目呢。”

“面试你的虽然不止我一个，但是决定要你的，是我。”

云蔚深恨自己不善表达知遇之恩永世难忘的感激之情，只会使劲点头，仿佛指望能起到近似叩头谢恩的效果。

奚经理忽然感慨起来：“我来冠驰多久了？快七年了吧，还记得当初是侯董和段总一起见的我，本以为只是跟段总谈，没想到侯董居然会亲自来，侯董一席话就让我热血沸腾，民族工业、自主品牌，汽车时代、舍我其谁，现在想想真是恍如昨日啊。”他停顿了一会儿，声音低沉地说，“云蔚啊，今天叫你来，是想和你……”

说到这儿他忽然眉毛一挑，问道，“怎么？你身体不舒服？从进来到现在一直捂着胸口。”

云蔚的脸登时红了，她慢慢地把右手挪开，一枚别针醒目地别在胸前的扣眼里，她嗓音干涩地说：“掉了个扣子……”

奚经理的眼睛一动不动，说不清是盯着那枚别针还是盯着别针的周边区域，半天才好像忽然回过神来：“嗨——这有什么，你这不是欲盖弥彰嘛。”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随手拿出一个不大的物件，“放着上好的替代品不用，用别针干吗？给你，用这个。”说着已经抬手扔了过来。

云蔚下意识地双手接住，发现是一枚公司的徽章，上面有冠驰汽车的车标，正端详着就听奚经理又说：“这个好吧？大小、形状甚至颜色都和你的扣子差不多，一般人注意不到，就算注意到又怎么样？谁规定公司徽章只能戴在左边不能戴在中间了？反正我法务部没发过这样的规定。”

云蔚低头把徽章放在别针的位置比了比，不得不承认奚经理所言不虚，更懊恼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奚经理很得意地把身体向后仰着，笑道：“你呀，还是没有领会咱们冠驰的精髓——合理替代！”他忽又压低声音：“告诉你一个秘密，一般人儿我不告诉他。我下边的拉链儿要是坏了，我也是用它。”看到云蔚的脸变得愈发的红，奚经理的情绪被激得愈发的高涨，他挥着手说：“侯董不是讲创新无处不在嘛，这也是创新。试试呀，把别针摘了吧，别上徽章看看效果。”

云蔚的忍受力已经到了极限，她的头脑已然作出决定——马上转身出去，但腿脚却仿佛是另一个人的，还定在原地毫无反应。就在她正纠结的当口，听到门外好像有人在问隋星：“老奚在呢吧？”话音未落，门已经豁然洞开，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是冠驰汽车所属销售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聂志军，主管电动汽车业务的。

一时间三个人都像定格一般僵住了，呈现在聂志军眼前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坐在桌子后面的奚经理满脸通红，瞬间凝住的笑容令面孔显得有些变形，眼神里满是惊愕；站在桌前的云蔚正拧着身子望向门口，脸色白里透红、红里透白，满眼除了惊愕还有慌张，两只手更是紧紧地挡在胸前。聂志军首先反应过来，抓住门把手一边往外退一边问：“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奚经理已经站起身走过来，笑着说：“胡说什么呢志军，进来进来。”然后搭着聂志军的肩膀把他让到沙发上。

云蔚见有脱身的机会不敢放过，嘴里咕哝一句“我先出去了”，就向门口撤。

不料聂志军抢先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没有背人的事儿。”云蔚只得站住，脸又红了，奚经理也有些讪讪的，陪在沙发上坐下，等着聂志军挑明来意。

聂志军看看奚经理，又瞟一眼云蔚，显然是想活跃气氛打破尴尬，笑道：“我来法务部还能干吗？又有麻烦了呗。有个车主投诉，客户服务部所有办法都使尽了，还是解决不了，人家一门心思要告咱们，投诉变成起诉，不转给你们转给谁。”

奚经理一拍大腿：“是不是又有气囊没打开？前几次我都给你们市场部提过意见，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让客户走入误区，以为只要撞车气囊就必须得弹出来，使用手册上也应该作出进一步的明示。”

聂志军摇头：“和气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电动汽车才能跑多快？六七十迈了不起了，买电驱的也都不是没事儿飙车的主儿。这种投诉我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说咱们的电动汽车电磁辐射超标。”

“屁话！”奚经理这次拍的是沙发扶手，力度比刚才大得多，“根本就他妈没有‘标’，上哪儿‘超’去？！咱们国家对于电磁辐射根本就没有适用于汽车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要求，他凭什么说咱们超标？让他告去吧，法院根本不会立案。”

聂志军忙解释：“错了错了，是我口误，人家没说超标，是说咱们的电动汽车有强烈的电磁辐射，以至于对使用者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

“强烈？”奚经理一撇嘴，“他说强烈就强烈了？！强烈与否和超标与否一样，都是相对的，都必须相对于某个标准而言，这个标准还必须是客观的、具体的、公认的。你问问他如何举证电磁辐射强烈？他找哪家机构做了评测？”聂志军叹了口气，云蔚早打定主意决不插话，奚经理的语气没有丝毫缓和，一味继续说：“电磁辐射哪儿没有？手机的辐射厉害不厉害？微波炉的辐射厉害不厉害？我就不信他不用手机、不用微波炉。这个人呐，我看是有些娘娘腔。”

“人家本来就是娘娘腔，”聂志军忍不住打断，“车主是个女的。”

“哦……”奚经理顿了顿，不再像刚才那样亢奋，总算恢复一贯的风格稳稳地问道：“你刚才提到‘严重的人身伤害’，这个具体指什么？”

聂志军先抬头望了眼云蔚，才一字一顿地说：“她流产了。”

四

在万达索菲特酒店二十楼的那间套房里，那伙人的密会看样子已近尾声，“头儿”已经回到里间，大副一边收拾笔记本电脑一边和几个年轻人谈心：“三个月了，怎么样？有何感想？”

“觉得每一天都过得特别有价值，以前从来没干过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咱们就像是超人小分队！”安吉拉回答。

“要我说，就一个字儿——刺激！哦，是俩字儿……”在角落里忙活的小葛直起腰说，手上拿着一摞纸，话音未落就从他身侧传出阵阵沉闷而骇人的响声，他低头一看，脚旁的碎纸机忽然异常剧烈地抖动起来，还是大副手疾眼快，健步跨过去一把从墙上的插座把碎纸机的电源拔掉，噪音停止了。

大副把被碎纸机紧紧咬住的厚厚一沓纸用力扯出来，举到小葛眼前摇晃着，口气很严厉：“还嫌不够刺激是吧？！上次在凯宾斯基，也是让你负责处理没用的文件，结果你把那么多纸一下子冲进马桶，差点儿水漫金山！这次倒好，头儿特意找商务中心借了碎纸机，又差点儿被你给报销喽，一次只能两三张往里送你不知道？这么一大沓子，你可真行啊你。”

安吉拉那三个人都屏住气息静默不语，小葛却觑着脸讪笑：“我这不算是偷懒，而是因为缺乏耐心，急性子，几张几张地碎得碎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有那么多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干，我着急啊我，恳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大副，销毁文件这活儿可能有人比我更合适。‘安哥拉’你说对不对？”见大副和安吉拉同时对他竖起眼睛，小葛忙改口，“大副，要不下次我带个盆儿来，咱把文件烧了得了，那样毁尸灭迹又快又彻底。”

大副啐了一口：“呸！你是想让我们给你‘有事烧纸’了吧？！”

头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出来，正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大副望一眼头儿，见头儿对他使了个眼色，便把手里的那摞纸塞进小葛怀里不再搭理他，转身走过去从书桌下面拽出一个大塑料袋，拎到沙发旁边，先把茶几上的五部手机推到一侧，再从塑料袋里一共掏出五个方方正正的包装盒，摆在茶几中央，每个精美的盒子上都贴着一张黄色的便条纸。大副先低头找了找，然后拿走其中一个，才对一直愣愣盯着他的四个年轻人说：“手机该换了，每个上面都标着名字和新号码，各人挑各人的。”

“啊？！”四个人都同时惊讶地叫出声来。“上次刚发的，才用了三个月就换呀？”安吉拉满脸诧异。

大副一耸肩：“谁让手机这玩意儿换代太快呢，上次就应该发智能的，时间太紧没工夫精挑细选，这次是三星的最新款。”

小葛手最快，已经把标有自己名字的抄在手里，一边拆包一边问：“怎么不是iPhone啊？”

头儿幽幽地回了句：“因为我们和Apple在美国有官司，很大的官司。”

小葛吐一下舌头，又马上想起什么，问大副：“号码也要换？那多不方便，通讯录里存了那么多人的联系方式，这下全没了，而且人家找我也找不到了。”

大副的脸色开始有些不太好看：“群发个短信通知一下不就行了，如果人家不愿存你的新号码就说明没打算以后再找你。再者说，我强调过多少次尽量不要用手机里的通讯录，尽量把联系人都记在脑子里，年纪轻轻的脑子就不好使？手机丢了怎么办？泄了密怎么办？”

“那我马上把通讯录转存到新手机上，背熟了就删。”小葛总算学乖了些，他摆弄着新手机还忙里偷闲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安吉拉，问道：“哎，你的新号码是多少？”

安吉拉刚拿起自己盒子上的便条纸还没念出声，大副已经发话了：“咱们几个人的新号码我都已经分别存到你们的新手机里了，就像小葛说的，记牢了就删了吧，手机上尽量不要保存重要的东西，随时清理。”

安吉拉笑咪咪地问：“头儿的号码也换啦？”

头儿也笑咪咪的，但没作声。大副答道：“没换，头儿还是老手机、老号码，不过我也顺手一起给你们存进去了。”

小葛又开始抱怨：“还是当头儿好，我也想用老款的诺基亚，这智能的用着真

不习惯，一个字儿——别扭，哦，是俩字儿。”

大副笑了：“只有像头儿这样的老人儿，才配得上老款的。”

“那下次什么时候又要换？别等我刚用顺手了又来个新的。”

大副敛了笑容，看看小葛，又望一眼头儿，才说：“那要看厂商什么时候再发更新款的了，不过，要是咱们哪天开始跟三星打官司，那肯定立马就得换。”

又说笑一阵就散了，小葛挺勤快地抱着碎纸机跑去还了，等安吉拉几个人也出了门，大副把之前那五部手机收进大塑料袋，问头儿：“这些东西您看……”

“你处理吧。”

“小葛就这么个德性，我当初相中他就是觉得咱们队伍里也得有些鸡鸣狗盗之徒，不能清一色是象牙塔写字楼里出来的精英。”大副凑得离头儿更近了些，仿佛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似的低声问：“刚才那小子问的，下次，大概什么时候再换手机？”

头儿面无表情地看了大副一眼，淡淡地说：“要是事先预告，也就失去换的意义了。”大副一脸尴尬地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头儿见他这样子便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转而说：“哎，我现在越来越得意‘大副’这名号给你起得贴切，你姓傅，又做我的得力副手，多像咱们这艘战舰上的大副。”

大副离开之后没过几分钟，头儿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按了个键，很快听到一个悦耳的女声：“您好，前台，请问路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退房。”头儿——也就是路先生——只说了两个字。